

# 李昌鈺博士擔任《中華傳統文化》雜誌名譽總顧問

浦瑛

今年2月,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浙江省傳統文化促進會在美聯合舉辦《中華傳統文化》雜誌創刊號系列首發活動圓滿結束。世界首席刑偵大師李昌鈺應邀擔任《中華傳統文化》雜誌名譽總顧問。

2月26日上午,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浙江省傳統文化促進會顧問冰凌代表浙江省傳統文化促進會執行會長薛年勤前往康州拜訪李昌鈺博士,向李昌鈺博士贈送並介紹《中華傳統文化》雜誌,誠請他擔任《中華傳統文化》雜誌名譽總顧問,李昌鈺博士欣然答應擔任《中華傳統文化》雜誌名譽總顧問。

李昌鈺博士剛從北京天津講學回美,從機場直接回辦公室便會見我們。他翻看雜誌後表示,《中華傳統文化》雜誌辦得很好,現在國內正在倡導中華傳統文化,弘揚好的精神財富,所以說這份雜誌辦得很及時。

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浙江省傳統文化促進會在美先後舉辦兩場《中華傳統文化》雜誌創刊號首發

式。冰凌在首發式上介紹了《中華傳統文化》創刊號和浙江省傳統文化促進會。

他說,浙江省傳統文化促進會,英文名稱(ZJTCPA),于2015年5月21日在浙江杭州成立,隸屬浙江省文化廳。浙江大學發展委員會主席張浚生擔任總顧問,浙江省文化廳原廳長楊建新、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原秘書長李步星、浙江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原理事長朱范予、著名作家黃亞洲、著名書畫家吳山明等擔任高級顧問。會議選舉了京劇表演藝術家林為林為會長,著名電視節目綜藝總導演薛年勤為執行會長。該促進會宗旨是,團結、繼承、弘揚、創新;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宣傳、推廣、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中外文化深度交流,振奮民族精神實現中國夢。冰凌說,浙江人杰地靈,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壯



李昌鈺博士(右)接受冰凌贈送的《中華傳統文化》雜誌。(李陳睿攝)

麗璀璨的傳統文化資源,融合了戲曲、書詩畫、篆刻、石、青瓷、絲綢、黃酒、茶葉、以及建築園林等傳統文化,凝聚着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結晶,有着鮮明的地方特色。促進會成立以來,先後舉辦了翠墨軒“揚傳統文化 立仁愛之心”愛心公益書畫筆會活動;舉辦了喜迎G20中國長三角“揚傳統文化 創新風尚 新文化新理念”高峰論壇。論壇彙聚了上海戲劇學院、南京大學、浙江大學、貴州大學及美國紐約等專家、學者、熱愛傳統文化人士,十多名學者結合主題作了精闢而精彩的演講,同時,專家學者前往浙江傳媒學院、浙江科技學院和近千名學生進行近距離教理演講,各自從不同角度審視、解讀和詮釋了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和創新,給在場學生帶來

了一場真正的饕餮文化大餐,產生了強烈的社會效應。今年1月促進會和杭州市文廣新局、上城區政府聯合主辦了“中國夢 五洲情”中國西班牙文化藝術交流演出2017迎春晚會。這次晚會專注于把西班牙文化藝術中最燦爛的部分引進中國的同時,致力于把中國浙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藝術推向西方世界,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學習,更利于維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促進中華文化的繁榮和發展。

冰凌說,在這樣的基礎上,促進會于去年10份開始策劃編輯《中華傳統文化》雜誌,《中華傳統文化》雜誌由張浚生擔任總顧問,薛年勤擔任總編輯,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中華傳統文化》雜誌於今年一月正式創刊,在今年國內首發式上,受到廣泛的好評。《中華傳統文化》雜誌將學術性、可讀性融為一體,重點通過專家學者和藝術家來深度解讀、精闢闡述中華傳統文化的真諦。

在首發式上,一些與會嘉賓看到印刷精美的《中華傳統文化》雜誌,紛紛索取翻讀雜誌。



冰凌在首發式上介紹《中華傳統文化》雜誌。(李陳睿攝)



《中華傳統文化》雜誌首發式。(李亞維攝)



張延文女士說,看到《中華傳統文化》雜誌很親切。(李亞維攝)



冰凌向大家介紹《中華傳統文化》雜誌。(李亞維攝)

# 王炳根後半生的冰心情緣

2017-02-28 福建省耕讀書院 (哈雷/文)

這些年炳根兄喜歡把自己稱作“農民”,原因是在福州郊外他家的院子空曠,附近還有一塊幾分大的地,供他退休後在那上面蒔花弄草,種些瓜果蔬菜。他時常在微信上曬些勞動的快樂、豐收的喜悅等場景,羨煞那些還在城里朝九晚五上著班、呼吸著汽車排氣的文友們。最近,聽說他第五本關於冰心研究的文字《玫瑰的盛開與凋謝——冰心吳文藻年譜長編》就要出版了,我提筆想為他寫點什麼,腦子裡首先跳出來的,卻是日本種蘋果的農民木村秋則。倘若這木村只是個一輩子種蘋果的普通農民,那麼無論我也不會把他和著述成績斐然的名作家炳根兄搭上關係的;問題就在于,這木村是個不普通的果農,他冒著“傻氣”,堅持二十年種植一種不用施用農藥化肥的蘋果,而且最後還真是種出了全日本人都在想“一生能吃到一次就好”的蘋果。這樣一來很自然地我就把作家的王炳根和那當果農的木村秋則關聯起來。

木村秋則是一個普通的日本農民,當了上門女婿之後,因為妻子對農藥過敏,又偶然接觸了一本名為《自然農法》的書,於是下決心不用化肥和農藥栽種蘋果樹。然而,現代農業對農藥已是全面依賴,蘋果尤甚。在近代引入農藥之後,所有的蘋果品種都是人工培育的結果,一旦停止農藥,對蘋果樹而言就是滅頂之災。木村的蘋果樹也不例外,從他開始嘗試做實驗開始,到他在整個果園里看到七朵蘋果花,最終採摘到兩個蘋果,足足用了十年。

這十年里,他窮困潦倒,數次堅持不下去,唯一的稻田也被拿去抵債。他不得不數次到城市里打工。他女兒在作文上寫著,“我的爸爸是農夫,但是我從來沒有吃過家里種出的果實。”

二十年後,木村終於把“奇迹”創造出來了:他的蘋果成了全世界最神奇的水果。他的蘋果切成兩半,放在空氣中兩年不腐爛,成爲水果乾,竟然還可成爲果香味,這件讓人們感到不可思議!東京的法國餐廳主廚說,用木村蘋果所作的料理,訂位已經排到一年之後。他的蘋果太好吃了,全日本人都在瘋搶,“一生能吃到一次就好”。

炳根兄當然不種蘋果,他只讀書寫作研究學問。我和他是文友,認識三十年了,恰好我們一起迎來了中國文學發展的黃金年代,炳根兄從軍旅評論家轉到了福建省文聯,他年輕、文字激揚、充滿銳氣,出版了幾本文學批評的論著,不僅僅涉獵軍事文學,對新時期不斷涌現的文學現象有獨到的眼光和評論。八十年代初文藝界思想解放浪潮是時代的最強音,炳根兄是加入其中的一員驍將。有幸和炳根兄共事了八

年,我離開了《福建文學》,後來聽說他籌辦冰心文學館,專注冰心研究,我開始還有點爲他擔心。因爲在那個文學新思潮涌動不息的時代,先鋒性是一種時尚,剛剛從幾十年的禁錮里掙脫出來,整個文學界被不斷襲來的各種表現形式弄得既驚喜又暈眩,而他卻轉向去研究一個傳統作家。我私底下里思忖:冰心在我看來她的文化精神價值永遠高於她文學上的藝術價值,她是一位有著普世情懷的作家,而在藝術性上可以挖掘的時尚意義不是太大,而這無疑是對一個像王炳根這樣一位藝術精神上的探索者來說是有風險的。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瞭我的膚淺——在冰心研究領域的深耕上,王炳根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有深度,有新意。木村與蘋果正如王炳根與冰心,蘋果是人類的“聖果”,冰心以愛傳遞聖音,是我們心中的“聖母”;木村堅持二十年種植不用農藥肥料的蘋果,給人們呈現出一個清新可人,口味絕佳的水果,炳根兄二十年專志研究冰心,目標要向人揭示“一個立體的多切麵的冰心”“一個讀者熟知而陌生、單純而蕪雜的冰心”;木村的蘋果園如今滿園花開、碩果滿枝了,炳根兄的冰心研究也不斷登臨新境,一次次給全世界研究冰心的專家學者提供完整而珍貴的資料,繼1994年起先後出版《永遠的愛——冰心》《世紀情緣?冰心與吳文藻》《冰心:愛是一切》《冰心:非文本解讀》等四本冰心評傳後,即將推出凝聚他六年心血的新作《玫瑰的盛開與凋謝——冰心吳文藻合傳》;木村的作品豐富文化和淨化人的心靈;木村還在種



王炳根在果園中。(哈雷攝)

蘋果,還要種下去,樂此不疲;炳根兄還在寫冰心,還要寫下去,幸福其中……

用“幸福”二字來概括炳根兄這二十多年冰心研究路上最深的感受,或許是準確的,他自己也在《玫瑰的盛開與凋謝》寫作後記中一再強調過他在冰心研究和寫作過程中體驗到的“滿足的幸福”。可是,正如冰心先生所言,“成功的花兒,人們只驚羨它現時的美麗。當初它的芽兒浸透了奮鬥的淚水,灑遍了犧牲的細雨。”炳根兄的幸福是在對一位世紀老人孜孜不倦的探求中贏得心靈上的契合,去獲取人生的意義和精神價值。

冰心老人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牽挂,和他在一起經常會聽他提起冰心二字,冰心老人的警言更是脫口而出,如:“人生從八十歲開始”;“愛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兩旁,隨時撒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香花灑灑,使穿枝拂葉的行人,踏着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是悲涼。”等,冰心已經進到了他的骨髓,融入了他的血液,化成了他的精神的一部分。“閱讀了記錄他們(指冰心夫婦)心路歷程的筆記、日記、書信、檔案以至家庭賬本、碎紙頭的塗鴉等等,一次次爲現場與心靈的點滴而深思、而沉醉、而震撼。”抽取王炳根冰心研究著書過程中這個小片段、小點滴,我們的確能感受到他強烈的幸福感,我們同樣也能感受到,在這幸福感的溫情和浪漫的背後,是他遠遠超越常人的付出和奉獻,是他一如木村秋則的“傻瓜意志”所驅動。一向自信滿滿的王炳根在冰心面前卻顯得十分謙遜,研究寫作冰心二十年,王炳根稱他只是剛取得研究冰心的“資格證”。他把研究冰心的二十年當作漫長的求學過程,並且給它劃分階段:“大致是4年本科、3年讀研、3年讀博、10年的博士後”。對於新作《玫瑰的盛開與凋謝——冰心吳文藻年譜長編》,王炳根稱,“我投入了我的全部

智慧、才華與感情。我曾說,這兩本書是我動用了‘二十年積累、六載耕耘、一生才華’的成果”,這樣的自白,讓我動容,也讓我感到羞愧!

今日世界享樂主義盛行,充滿著淺薄、功利的論調,有多少人會在堅持十年之後等到七朵蘋果花的盛開和兩個蘋果的成熟?看到人們在利益和金錢驅動下奔忙的景象,王炳根直言“感到害怕”,他擔心著一件事:冰心先生走了,她的聖愛會在這世界這時代消失不見嗎?這世界是不應該丟失了冰心先生的聖愛的!油然而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應該就是他二十年潛心研究冰心的緣由和內動力吧。日本的腦科學家、也是NHK主持人茂木健一郎形容木村秋則這類人的“傻瓜意志”:他們擁有相信眼睛看不到的東西的力量。王炳根顯然是看到了冰心身上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常人“眼睛看不到的東西的力量”。

2010年10月,冰心誕辰110周年,爲此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其中有教育電視台舉辦的講座,全場電視錄像。那天輪到了王炳根上場,他來帶了一支玫瑰,導演問:“你這是道具么?”他說:“是的,但是它又不只是道具。”它還是冰心老人聖愛精神的象徵!對於王炳根來說,作爲幾十年專志研究寫作冰心的作家,遇上冰心這樣真實的載體以深刻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念,他是幸運的;而對於在文學史上影響巨大的冰心先生來說,有王炳根這樣的作家也是幸運的,王炳根懷著要傳播她的“聖愛”的崇高責任和使命,執著勤奮、矢志不渝地書寫立文,還不斷地組織各種和冰心有關的活動,使得冰心的文化影響和文化財富的積累得以傳承。

二十年,相對歷史長河是多麼短暫,而對於王炳根來說卻是他精力和創造力最旺盛的年華!從成立冰心研究會,到發起和主持建設冰心文學館,王炳根爲冰心先生在地球的某一個地方落下了一個永久的標誌,點燃了一盞溫暖的明燈。王炳根說,建造與管理冰心文學館的過程,與他的研究冰心的“求學”過程,交織並行,他追求冰心文學館的溫暖明燈與《玫瑰的盛開與凋謝》中的藝術形象,相輝相映,永存大地;而我相信,自然中的玫瑰因有花期終會枯萎,而炳根兄用他的熱愛、深情、思想、才華耕植培育的冰心先生一生大愛的玫瑰,將長存人間,永不凋謝!



王炳根在書房中。(哈雷攝)



王炳根。(哈雷攝)